

# 西州漆匠

姚明祥

西州漆匠，不是城里搞装饰的粉刷匠，而是山寨割生漆的人。

生漆，又叫“大漆”或“国漆”，俗称“土漆”，具有耐腐蚀磨耐酸耐热、富有光泽等特点。在我国，远古时就开始使用：“州厥贡漆丝(《尚书·禹贡》)。”防水防潮密度强，性能佳，主要用于传统的家具、寿木、庙宇厅堂的粉刷，也用于军工等行业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棺木与漆器，距今两千多年，艳如当初，硬似石铁，可谓“入木三分厚，光泽永长留。”

渝东南的酉阳，土家苗寨，古称西州，是生漆之乡，优质生漆世界第一。自古就这样流传：“西州几多宝？朱砂水银楠木生漆……少不了。”西州有大木漆、小木漆、灯台漆、双

杈漆、青杠皮大木等漆树，尤以灯台漆质为优，是历代进贡朝廷的珍品。

西州漆匠，青藤织兜，楠竹切筒，蚌壳作笕，月刃为刀。似乎无师可拜，自成手艺，故无玄奥可言。人人可作割漆匠？非矣！有的闻漆而痒，见漆而肿，漆疮满身。体质不同，因人而异。

割漆匠戴个烂草帽，穿件旧长衫。那长衫子已分不清土布的颜色，全沾满了黑褐色的漆块。腰挂漆兜，兜装漆笕弯刀，提着漆筒黑晃晃地上坡去。

盛夏的清早，晨幕还挂在枝头岭上。远远望去，薄纱缭绕，如梦似幻。漆林高矗，鹤立树丛，叶密枝壮。漆匠脸现悦色。选一棵大树桠多的漆树王，树兜下献几张纸钱，敬山神树神：“漆如肥女人的大奶子，笕似齐大圣的金宝盆！”烧了开刀纸，便操刀破皮。一划又一划，

上弯下直，右上左下，斜划一口。刀尖挑开，皱皮崩落，白玉漆身，皮沿渗乳。一珠连一珠，珍珠紧相连，汇成银线淌。赶紧插笕接，笕底现豆窝，少顷变黑点，这便是漆液了。漆匠满意地笑笑，又开第二口，安第二笕子……

漆口盘旋而上，不能连开在同一直线，口距相隔两尺。安插的漆笕碗，如鳞片般披挂树身。漆树左疤右块，伤痕累累，近乎残忍。这是局外人的同情。成熟了的漆树，不破口排浆，或会“饱胀”枯死。漆树是挨刀受苦的命？其实，一身伤痕，为的是把精华奉献，这就是漆树的风格。

大杈漆树，身高数丈，需用几条横绑木棒作梯，方能向上攀爬插笕。放完一坡的笕，差不多一大早工夫。朝阳冒上了东山，牵响了童声与牛铃。漆匠坐在漆树下，荷包里理出一匹毛草叶子烟，掐断裹卷，吞吐吐雾。牛铃

响在了坡坎脚，漆匠大声朝下说：“崽崽些，好生照看牛哟，莫让牛在漆树上磨皮擦痒哟！”那样会把漆笕擦掉。

吸下最后一口烟，起身从第一根开口放笕的漆树收漆。每个漆碗，仅在底部接得一滴黑，如毛笔蘸了一点墨。若要蓄上半斤一筒，需取刮数千个漆笕碗，常要一两日工夫。量少而珍贵。

漆匠胸挂漆筒，左手树上取笕碗，右手篾铲刮漆液。二指宽的细篾薄铲，只在锋刃处，刮得麻线般的细股液。铲刀在胸前筒口上“吱”刮，空漆笕在腰间藤兜里“啞！”响。响声未绝，又从树上取下笕碗，复刮筒沿。收笕刮漆，重复操作，却又难免枯燥沉闷，嘴里便哼出古谣：“乌鸦桥，你好人才，眉毛弯弯像把镰……”双手也就麻利了许多。

丛林里的五倍子树，树液丰盛，与生漆混合，几可乱真。但西州漆匠宁可每年收入少点，也不动歪念。山寨人信奉：“名誉当千金；掺假一来昧良心，二来祸子孙。”

现在生漆的传统霸主地位，虽被化学漆取代，用途也没从前那么广泛，但在西州山寨民间漆棺木、刷自用贵重家具等仍需土漆，因而货真价实的生漆仍有广阔的市场。年轻人不愿干这旧行当，割漆的老人又少，需求要提前预订。好生漆常能卖上好价钱。



仿古山水(册)·仿黄公望山水 王鉴[清]

王鉴(1598年～1677年)，字元照，一字圆照，号湘碧，又号香庵主，江南太仓人，明末清初以王时敏为首的“清初四王”(即四位著名画家,另二位是王原祁和王翬)之一。有说他最早学画是从董源入手的，其自述就有“自幼习董熟耳。”早年由董其昌亲自传授，并教诲他“学画唯多仿古人”，因之，他的摹古工力非常深厚，笔法非凡。王鉴擅长山水，远法董(源)、巨(然)，近宗王蒙、黄公望。运笔出锋，用墨浓润，皴法爽朗空灵，匠心渲染，有沉雄古逸之长。但他的作品大多摹古，信效名家，缺乏独创，并具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和形式主义画风。 图文 络因

# 会当凌绝顶 方知人渺小

欧阳

可能是“大数据”也有醉酒的时候，我这个从来就没参与过商业旅游的人，居然收到了旅游广告推送，诸如自驾泰山游啥的。

对这种滋扰，好像也没地儿说理去，谁熟握着鄙人的信息，咱也不知道，好在日久了还可以见怪不怪，让自己自由地处于无感状态。不过，说到泰山的“自驾游”，我还是想到一件旧事。

大约十余年前，一个暂住望京的外企高管兄弟，也是在一五期间，热情地想拉我去泰山，虽然那时山东的公路系统已然很好，但我还是宁愿坐家里发呆。

宅人俺本就对旅游兴趣不大，而泰山之前已爬过两次了。回想起来，应该是唯一登顶过两次的山。



第一次是刚参加工作时的团队活动，年轻的我还是很有热情的，坐了一夜的火车，凌晨出泰安站也没有疲惫之感，站前吃了根油条就奔山顶去了。中午之前人已经走在“天街”上，然后四处转了一回，感觉除了写字的大石头外，荒山野岭不太吸引眼球，想看日落，也没瞅见，那就等着看日出吧。一夜乱哄哄的，清晨的日出不出意外地让人失望。

第二次是旅游兴旺之后的事儿。那次一行五六人，同行的东道主也很有学问。又去领略了日出，感觉仍然是天边冒出来的太阳，小得完全没办法和人为影像作品投射相比。

日高以后，东主大哥继续讲述着相关泰山的古怪想象和传说，我脑子不好使，就记住了“一览众山小”，而且听到这首诗的时候，还回头望了一下踩着“拱北石”留影的人，可能是离得远了，感觉人有点像巨石上的小蜘蛛，内心里实在体会不到“会当凌绝顶”那种自我伟岸的心境。

其实，这和泰山的景致没啥关系。泰山的神奇，就算排除人文痕迹，其自然的傲然挺立，的确是神工之作，周边目力所及，“众山”之小，几乎可以视而不见。

实际上，我不太知道别人“凌绝顶”时，到底会不会有自己，或者人，藐视天下的感慨。就我个人体验来说，无论是站在泰山之巅，还是放眼于无边无际的山外世界，感念到的都和高大、豪迈不搭界。这种认识偏差，自认为和生长期被大山在潜意识里不断的雕琢有关。

我生长在大凉山，就是横断山边缘的高山深谷之地，自认为是大山之子，骨子里偏执地爱着那些个荒野一样的大山。

我的县城在河谷北边被称作背后山的山坡上，南面不到1000米是另一座海拔应该超过3000米的山，东西两边的山更高。打记事起，背后山就是我们的乐园，不仅是天然“运动场”，还有可以烧烤出新鲜松仁的松果，以及各种原生的甜蜜野果。到夏天，放学后山上转一小时就可以带回一家人足吃几顿的各种菌子。有时候，小伙伴们会问：山顶那边是什么？但我没听说谁去登顶。

上大学以后，一次暑假，有同学提议到背后山顶上去。我不想去，后想到海拔不会超过3500米，被磨蚀得平缓的圆顶上为什么会寸草不生呢？这一疑问，让我在一个晴好的日子，一早带上干粮跟随队

伍从海拔1800多米的县城出发了。

日当正午时，我们把脚印带到了山顶区域。在伙伴们登顶的时间里，我低着头琢磨起光秃的土层来。其实也不是土，而是细碎的小石子，就像石块风化了那样。山顶总不会是块巨石吧？我想着，山顶的伙伴召唤上去。我走到山脊看了看山的另一面——还是一望无际的山。风很大，似要残云般将我卷走。啊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山顶表面的小石子，是因为风带走了所有的空粒。然后我就没再登顶。

后来，“没有比人更高的山”出锅，“你体会不到这样的征服感吧？”有彼时同行的诗歌爱好者逮着机会就问我。

我体会不到。站在泰山之巅时，我也没有这样的念想，现在依然如故。

作为大山的孩子，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大山很微末的一部分——非常非常渺小的一部分。就像如今，已经在人建构的城市宅了40多年后，我依旧不会站在窗边大喊“没有比人更大的城市”一样。

在我的意念系统，不管在时间上，还是在空间上，在自然的杰作大山面前，人都是特别特别渺小的，尤其是“会当凌绝顶”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更清晰。

# 漫步柳林大桥

岁喜梅

清晨五点半出发，一个人独自散步在湍河的柳林大桥上享受雾景，天地间一片灰雾蒙蒙！

东边的火车大桥，朦胧中有个暗影，一列货车从南向北驶去。西边的邓罗大桥，无影无踪，消失在浓浓的雾幕里。

我喜欢这浓浓的雾幕，它四周遮挡，让我一个人沉浸于大桥南北走来走去的惬意。

漫步在湍河上的柳林大桥上，欣赏着桥河水两边稀疏的几丛野柳树，它们的下身淹没在河里，它们的树冠一动不动地张扬在水上。它们像我，没有上岸的机会。

看着它们，我在想，如果它们有一天忽然上了岸，那它们将会是被人地斩断，再被拖出水面，拖到岸上晒干。要么燃烧起一堆篝火，要不就是自生自灭随波逐流，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销声匿迹！

不想这些虚无缥缈的事了，人生旅途茫茫，谁也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，更何况只是沉浮在流水里的那几棵野柳！

雾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重，直往下压，内中还夹杂着一些细微雨沫——轻轻的、微微的、柔柔的，没有一点力度。

在大桥上南北走了几个来回，雾更加重了，已经不再是雾蒙蒙，完全成了雾沉沉。那越来越多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有重量的雨沫，也在逐渐膨胀，一颗颗凝结成小雨点儿，打在脸上，让人有一点微微酥麻的感觉，很舒服。

透过浓密的雾和小雨点交织成的雾纱雨幔，我看到湍河南岸散步的人们，都在急急地走上河堤，向南拐上柳林大道，急急地向家走去。只有那些老早都坐在柳林大桥两侧钓鱼的人们，依然稳坐不动，他们不打雨伞，不穿雨衣，手握着重长的钓鱼竿出奇静地坐在那里，一个个雕塑般的沉静。

大桥上和河堤上散步的人们，陆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浓浓雨雾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看着，胡思乱想着。

我不急，我想再等一会儿，想迷醉一下雾蒙蒙雨渐渐的天浴！

终于，雨点有点儿大了，我该回家了，我迈着有条不紊的步子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我心里说：“该落到你身上的雨，你逃不过，何必耍了脚步呢？万一有一步没走稳，跌倒的还不是你自己！”

人生比雨中行路要困难，更要一步一个脚印，步步走稳！

# 红糖糍粑

童村

正月十五一过,那些探亲的老兵们,一个一个就像北归的候鸟一样,又从五湖四海飞回来了。

他们一回来,春天就不远了。不久之后,大兴安岭脚下的这片黑土地,就该冰雪消融了。隆隆作响的马达声,会把这一片冻土重新唤醒。

老兵们是从10里之外的一个叫小黑山的小站走回来的。他们下了火车,大包小包手提肩扛着从家乡带回的特产,无外乎大红枣、花生、核桃之类,沿着那条积雪的小路,一直朝连队走。那些留守过年的新兵们远远见了,立刻一边欢快地喊叫着,一边飞快地奔迎上去。如同迎接久别的亲人一般。

副班长邓国荣,老家好像在湖南郴州。人高肤黑,背有些驼,一双眼睛却十分有神。平时话不多,看上去含蓄又有些矜持。那年春节过后,他带回来了家乡的糍粑,看上去又白又硬,像一块块铁饼子。此前我没见过这种东西,更不知道它如何才能吃进肚里。

班长叫秦友,河北张北人。人长得老成,胡子拉碴的。那年春节他没回老家,就和他的妻子住在连队临时的来队家属房里。

副班长把那些特产一分为二,一份留给班里的战士们,拿了另一份叫上我一起去看望班长和他临时来队的妻子。

和班长说了阵子话,副班长便开始忙活着制作糍粑美食。煎制糍粑的手法十分简单,平底炒锅淋上一些油花儿,而后把那些又白又硬的糍粑一片一片放进去。在副班长不停地翻炒下,糍粑慢慢变成了红中带黄的样子,出锅时,趁着糍粑的热烫,再撒上一些红糖,红糖糍粑就大功告成。

红糖糍粑外焦里糯,又香又甜,极有嚼头,口感甚佳。那是我第一次品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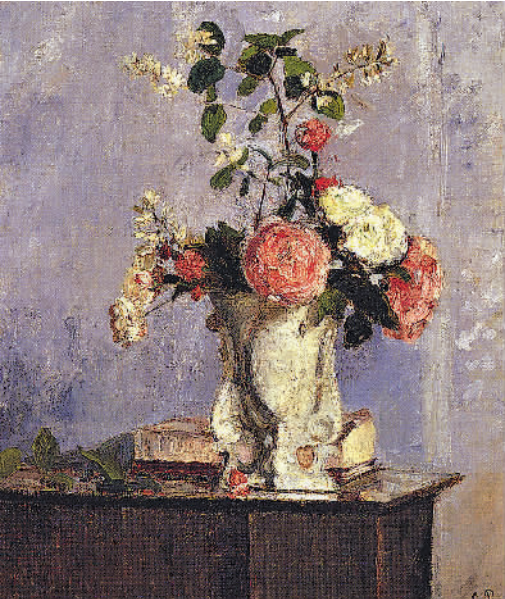
副班长说,这些糍粑,都是在他临回连队前,母亲用千挑万选的糯米,亲手为他打制出来的。那是真正的妈妈的味道……

不过,从那之后,我就再也没有品尝到副班长老家的红糖糍粑了。

那年秋天,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卫生员培训之后,我被调到了另一个十分偏远的连队,渐渐地,和副班长邓国荣就失去了联系。后来,我才打听到,在我卫生员培训的那年冬天,他复员回老家了。

这是40年前的事了。之后我的工作几经变换,直到离开部队,退休赋闲。然而,在这些年里,只要逢到红糖糍粑,我必定会点一份,并且在品尝它的时候,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副班长大。不过,在我品尝那些红糖糍粑时,我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那一种感觉,再也品味不出当初的那一番滋味了。

说来奇怪,我和副班长邓国荣前后相处了两年,两年里的许多细节,我几乎全忘了,却不知为什么,独独记住了那一年他从老家探亲归队煎炸糍粑的这件事情。



《花束》 卡米耶·毕沙罗[法] 一八七三年 玛咖供图